

西德报
纸论

《莫斯科包围红海的南部出海口》

二百名军事顾问，拥有四十八架米格雅克轰炸机和现代化的伯贝拉港的空军。这是一笔资产，即使说索马里人迄今一直反对苏联军舰进驻也罢。

在争夺对印度洋的战略控制的搏斗中，西方国家刚刚在亚丁和摩加迪沙以南数千公里的地方又获得了一个相抗衡的地方：迪戈加西亚岛，该岛正在扩建成为美英共同的一个海空基地。

苏表示要派代表去日内瓦观察三方会谈

路透社说苏企图卷入东地中海，因塞岛战略地位对苏至关重要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二十八日电】在土耳其突然提高了停战的要价，从而使和谈面临危机点之后，俄国今天干预了塞浦路斯危机。

苏联人已通知英、希、土三个与会国政府说，他们将派一名特使到日内瓦来，以便在和谈进行期间进行磋商和观察。

英国人士说，俄国驻伦敦大使隆科夫今天上午已把苏联的打算正式通知了外交部国务大臣哈特克利。

这些人士说，这位使节是四十八岁的职业外交官米宁。他现在是苏联外交部中东司司长，以前当

过驻老挝大使，从六五年到六八年在土耳其任职。看来，他将起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法姆那样的作用。这个作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特别代表的美国人，一直是从侧面了解会议情况，并同塞浦路斯独立的三个保障国——英、希、土三国的外长经常进行磋商的。

今天早些时候，苏联政府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让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他仍然是该岛得到承认的总统——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会谈。

苏联人同时还要求从该岛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就在莫斯科采取这一

行动的同时，土耳其对于为巩固停火和使该岛希土两族关系稳定下来而作出的安排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人们马上就猜到，最近同苏联的关系有了改善的土耳其政府可能事先已知道莫斯科要采取行动。一位提供消息的英国人士暗示，这两件事应当联系起来看。他评论说：“这两件事不是孤立的。”

与此同时，英国代表团说，它将不反对同一名苏联使节磋商，就象他们一直在同巴法姆进行磋商一样。

【路透社日内瓦七月二十八日电】消息灵通的

《纽约时报》刊登杰克逊写的评论文章

《论同莫斯科和北京的联系》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八日发表亨利·杰克逊（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发自华盛顿的一篇题为《论同莫斯科和北京的联系》的评论，全文如下：

使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得更加平衡，此其时矣。但是，政府在宣布扩大同苏联联系的政策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强调建立同中国的一套关系。我们应当使美国政策的这两个因素更加并驾齐驱。原则上，美国的政策始终是赞成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中国是否“真正存在”或者共产党世界是否“铁板一块”。问题过去是而且今后应当仍然是，美国对中国持何种态度最能推进我们的国家目标，特别是我们对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关切？

在我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在北京同中国高级领导人进行了十五个小时以上的坦率而详细的谈话，除了同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副外长等进行讨论以外，我还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这些会谈大大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中国人对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形势有相当现实的看法。中国人经常重申，他们的长期目标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取消一切外国基地，不管这些军队和基地在国外什么地方。但是

目前，中国人远比其他事情关切的是，他们所看到的苏联目前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所推行的政策的扩张主义的和不可靠的性质。中国目前公开表示的态度是俄国人“声东击西”。中国人鼓励保持强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鼓励美国军队立即撤出欧洲。中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处于微妙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易受攻击的时期，有可能成为再次应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个目标。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南亚次大陆的稳定——包括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是关系重大的。次大陆的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护呢，那怕在苏联扩大影响的面前也罢？

显然，我们并不谋求在这些地区建立同中国的联盟，中国人也不谋求同美国建立联盟。但是，在一些重要地区，美国公开表示的关切同中国的关切是并行的。从这个角度看，两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不一致的。

美国人民对于同中国的贸易正在坚实的商业基础上发展的消息将会表示欢迎。这同我们同俄国人的贸易正好相反。

中国人不象俄国人，并不谋求获得开发自己资源的得到美国纳税人补贴的特殊投资，也不谋求得到美国的贷款。

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一

人士今天说，苏联将派一官员前往日内瓦“观察了解”塞浦路斯和会。

现在结束第一阶段的这个会议是由英、希、土这三个国家的外长参加的，这三国同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直接有关。

会议人士说，苏联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信中谈到了它的这个意图。

这些人士说，这位苏联官员将不参加会议，大概是设法同会议参加者保持密切的接触。

这次会议是于二十七日开幕的，下月份要进入关键性的第二阶段，即讨论塞浦路斯局势的政治方面。

人们认为这个行动是企图使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地中海东部的事态发展，由于塞岛的战略地位，这里的形势对苏联至关重要。

直迅速增长，超过了大多数专业人员的预料。预料美国今年对中国的出口将超过对苏联的出口。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一步的生长，但是中国出口能力有限也许是为更重要的障碍。

然而，在沿海附近的大量石油蕴藏可能是解决中国长期缺乏外汇情况的一个关键。由于现在只有美国拥有必要的深水钻探技术，因此存在着美国同中国在这方面早日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所需要的不是美国的资本或者由政府津贴的交易，而是在一种商业的基础上向中国人提供美国的技术。如果象有些人预料的那样发现了大量石油，那么不仅中国会得到好处，而且日本也会摆脱过分依靠一两个地区来取得能源的情况。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签署以后已经过了两年了，我们现在应当进而谋求美中关系的新进展了，应当使我们的记者派驻北京，使他

【本刊讯】南《信使报》七月二十八日以《塞浦路斯问题的焦点》为题，刊登乔里奇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政策近年显然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以令人担心的方式发生的。

尽管土耳其为保护本国在岛上的少数民族的安全而使用了武力——这本身是件坏事，因为可能成为一种先例——但是，起初，土耳其在客观上起到了制止政变者的某些作用，并对雅典的结局发生了影响。土耳其把军队派到塞浦路斯是为了制止希腊，但是，也为了在可能进行的谈判中从实力地位出发行事，这是违背共处原则的。

然而，同时，安卡拉的目的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起初，它断言，只是想挫败这场政变，并可能帮助马卡里奥斯总统复位。现在，却把对塞浦路斯局势应负的责任归咎于马卡里奥斯，并似乎正为使他能最终不能恢复职位准备条件，此外，还要求以联邦制管理这个岛屿，并划一条明确的临时分界线，这实际上意味着瓜分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土耳其永远留在塞浦路斯这样一种意图。

由于雅典尚未放弃意诺西斯的想法，即把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想法，由于土耳其和希腊的动机是截然相反的，而双方仍在继续加强各自在岛上的军队，如果那里的局势和在日内瓦的局势更加尖锐起来的话，某些人甚至不排除会再次发生冲突。因此人们愈来愈感到，正在阴影的深处，在远离塞浦路斯和国际大家庭所能看到的地方，在日内瓦谈判的幕后，安排着这个岛屿的命运。愈来愈使人感到，安卡拉将不会马上从塞浦路斯撤军，雅典也不会这样做，而军队不撤出，不仅危机不能得到解决，而且相反，还有可能再次使局势复杂化。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塞浦路斯，正象中东某个时期那样，塞浦路斯正面临着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的不战不和的时期。

们的记者派驻华盛顿。应当有比迄今为止要多的两国领导人互相访问。我们的学者们，尤其是那些我们依靠他们取得对彼此社会的深入了解的学者们，应当有较多的机会进行旅行和考察以及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关于外交承认问题，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大使馆设在北京，把联络处设在台北，从而改变现有的情况。我认为从长远来说，我们对台湾承担的义务将不是一个妨碍这样一种改变的不可克服的障碍。正象我在北京跟中国人说的，我们将履行我们同台湾的条约，就象我们履行其他条约一样。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人共和国仍然是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政府结构和施政方法是以一种同民主传统相反的哲学为基础的。

我们可以设法在美国对待中国和苏联两国的政策中实现适当的平衡，办法就是超出人数有限的美国和中国要人之间进行接触的范围，而走向一种比较体制化的关系。这是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的，这是有利于世界稳定与和平的，特别是当中国正在继续前进成为一个核和工业强国的時候。

南报评论
《塞浦路斯问题的焦点》

美一些议员对众院司法委员会条款的反应

参院民主党督导伯德认为尼克松离职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美国参院民主党督导，参议员伯德今天说，尼克松总统离职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参议员伯德在电视上说，他认为，如果在明天表决的话，参院不会宣告他有罪。

他又说：“然而宣告有罪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他说，他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是：总统负责内政的主要顾问埃利希曼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下令尼克松必须交出白宫另外六十四盘录音带，总统继续“进行阻挠”，他不理会索取证据的传票和众院司法委员会的表决。

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巴特勒说，他认为在众院的一百八十七个共和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将投票让尼克松去受参院审判。

【美联社纽约七月二十九日电】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广播的“新闻人物”节目中说，他不认为迄今的秩序已使尼克松总统变得不能发挥作用。但是他说，一次弹劾审判很可能妨碍总统职务，因此在裁决之前最好让福特负责。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以二十七票

对十一票通过的有关水门事件掩盖活动的弹劾条款的主要发起人，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保罗·萨班斯说：“到你认真进行投票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它是一件多么严肃和多么严重的事情。”

尼克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德尔伯特·拉塔说，

众院全体会议不通过司法委员会的弹劾条款的可能很大的。

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小查尔斯·桑德曼是尼克松在司法委员会里的最热情的捍卫者之一，他说，“尽管许多人是那么不喜欢尼克松，可是许多人并不希望他们的总统被解除职务。而且谁也不知

外电评述苏联报道有关弹劾尼克松的消息

同华盛顿之间的缓和。

苏联关于水门的简短而又模糊的文章没有提供什么详细情况。读者一直没有被坦率地告知弹劾包括什么意思，或者存在着尼克松可能下台的明显的可能性。

仔细阅读《真理报》的读者上周看到一篇报道，说尼克松在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决定后同意交出录音带。并引用副总统福特的话说，交出录音带将会把舆论团结在总统一边，“以同国会要他下台的企图作斗争。”

这显然是苏联报刊第一次提到尼克松有可能下台，它还没有直接联系到弹劾这一过程。

苏联领导在尼克松留任以便继续执行三次最高

级会谈所制订的缓和政策方面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对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来说，要他们向苏联公众解释美国总统会被司法部门撤销职务可能也是一件有点棘手的事情。

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苏联的报刊对弹劾问题的报道一直含糊不清。

苏联官方认为，在美国反对同苏联缓和的那些人就是极力要对尼克松进行弹劾的那些人。

如果尼克松总统受到弹劾，这对许多普通的俄国人来说无疑将是一个震惊。苏联报刊将不得不为此作出某些解释。

许多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他们的顾问们很清楚地知道尼克松总统所面临的危险。

【本刊讯】扎伊尔《埃利马报》七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靠限制战略武器实现和平——希望或是幻想？》，摘要如下：

在分析了美—苏联合公报之后，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这种均衡裁军来保证世界和平是否是一种希望或是幻想？

通过限制军备的裁军历史不是从美国人和俄国人签署一九七二年五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开始的。例如，在这一日子前近五十年，有于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五国协定，它很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但是，真正情况是，人们不能长时间地赞扬这种裁军，特别是它对维护和平的贡献。

在五国协定签字后不到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好地表明了这一方案的脆弱性。

象俄国人 and 美国人目前所从事的限制军备能否保障和平？未来将向我们说明这一点，但是稍为回顾一下战前国家社会的历史，人们就倾向于作出否定的回答。历史的教训，就是通过限制军备的裁军不能成为和平的保障。

如果很好地分析一下事物，人们将很快地发现人们在二十年代所依据的考虑，同人们目前所根据的考虑没有丝毫的不同。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但单纯是从数学观上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上，跟那些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间在华盛顿开会的各国代表——他们在确定他们对军舰的限制数字时相信这一事实，即大型主力舰导致发生大战，小型主力舰导致发生小战，而没有主力舰就完全不会有战争——一样，七十年代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战略武器上相信同一件事。

这就是说，更小型的或为数更少的原子武器改善了和平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这种数学逻辑的虚假性。

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的这样一项协议，并不妨碍美国人和俄国人深入从事他们对战略武器的研究和制造。

扎《埃利马报》文章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靠限制战略武器实现和平——希望或是幻想？》

【路透社联合国七月二十八日电】安理会应苏联的要求于今晚格林威治时间一时三十九分开会讨论未能执行安理会七月二十日停火决议一事。

【路透社联合国七月二十八日电】据报道，苏联今晚建议立即派遣一个安理会特别代表团去塞浦路斯，核查安理会七月二十日通过的，要求在这个岛上停火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是当这个十五个国家的机构根据苏联的要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时，在安理会成员中间传阅的一项决议草案的主要条款。

根据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要求，一位联合国发言人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否认在传阅任何苏联的草案。但是几个安理会成员国断然说，这项草案是俄国搞的。

对这种矛盾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苏联人希望这项草案由安理会一些较小的非常任理事国提出，虽然这项草案是俄国人搞的。

安理会的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还说，苏联私下建议去塞浦路斯的代表团由安理会的三个理事国——苏联，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组成。

当安理会开会的时候，苏联副代表萨弗隆丘克强调需要执行安理会七月二十日的决议，并宣读了莫斯科今天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这件事的长篇声明。

这引起了英国代表理查德的强烈反应。

英国代表说，听到苏联现在要求土耳其军队和希腊军队撤走的消息，他感到“满意”。

他接着称今晚的安理会会议是“以恶作剧的方式召开的一次恶作剧的会议”。他指责苏联在和谈正在日内瓦进行之际热衷于毫无价值的宣传活动，让安理会来听取苏联代表所作的发言，“无非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一种侮辱”。

【美联社联合国七月二十九日电】美国的一位外交官说，俄国要求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是“明显的宣传战”。美国的立场是，塞浦路斯问题应该在日内瓦解决，在联合国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一无所获的。

安理会应苏要求开会讨论塞局势

美外交官说苏此举是明显的宣传战

外电报道塞浦路斯最近局势

【美联社尼科西亚七月二十八日电】（记者：霍尔格·詹森）土耳其的直升飞机，商船和海军的登陆艇，今天自入侵以来连续第九天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装甲部队运到这个地中海的小岛。

人们看见土耳其军队同坦克，卡车，吉普车，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炮一起登陆。

但是这批增援部队没有越过他们现在占领的在尼科西亚同北部海港凯里尼亚之间二百平方英里的突出地带。

人们看见三十多辆美制“巴顿式”坦克在由凯里尼亚通往首都的这条主要公路上开动。土耳其军队正在修筑防御工事，在橄榄树丛中和山路上布置迫击炮阵地，机枪网和挖掘沟网。

所有的迹象都说明，土耳其人将在攻克的地带长期占领下去。土耳其人已经在凯里尼亚建立了一个政府，土耳其飞机撒下传单，要求塞浦路斯希族人把入侵者看作“解放者”，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现在称它是一支“维持和平部队”。

登克塔什对记者说：“土耳其军队到这里

不是来入侵的，而是要把塞浦路斯从希腊人手里拯救出来。他们大批的人到了这里，靠打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是谈判解决。一俟使命完成和安排好一项解决办法，土耳其军队就离开。”

历时八年的两族会谈一直未能解决塞岛五十三万希族和十二万土族之间的分歧。

登克塔什说：“希腊方面必须放弃塞浦路斯是他们的，他们可以发号施令而别人必须同意的态度。塞浦路斯必须仍然保持独立，由于安全的原因，土耳其族必须有他们自己单独的地区。”

在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政治战线上，拥有一万二千名党员的共产党——该岛最大的政党之一——要求暂时抛开意识形态争端，“由于我国人民面临被奴役和被毁灭的严重危险而最紧密地团结起来”。

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帕帕约安努保证支持克莱里季斯总统，并要求其他反对党也这样做，“至少直到塞浦路斯摆脱可怕的危险”。

劳动人民进步党支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塞浦路斯独立的主张。

在克莱里季斯是众议院长和宪法规定的马卡里奥斯的继承人的时候，劳动人民进步党并不支持他。但是它宁愿要克莱里季斯而不要桑普森，因为桑普森是以主张同希腊合并而闻名的人士。

帕帕约安努称克莱里季斯为“代总统”，他说：“我们支持马卡里奥斯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也支持克莱里季斯为塞浦路斯恢复宪法秩序而努力，以便马卡里奥斯将能回来。”

【美联社尼科西亚七月二十七日电】（记者：小霍金斯）军方人士今天说，土耳其已把二万五千名军队运进塞浦路斯，但是有消息说，这支入侵部队已停止了它们的进攻。

土耳其军的司令官拒绝透露他们的部队的人数，但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说，人数为一万五千到两万，加上两百辆坦克。

但是中立的军方观察家说，他们估计土军的人数已接近二万五千人——即比一整师人还多——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坦克营。

联合国官员说，从星期五起他们就没有得到土

军新调动的消息。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今天也对记者说，他从星期五起就没有收到土军进攻的新消息。

自从土军一周前开始入侵以来，土耳其人占领的地方已为尼科西亚以北的旧土族区的一倍。

但是，可靠的军方人士说，土耳其军队在继续“不间断地”加强他们在塞岛的部队。

可靠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士二十七日说，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出现了领导真空，国民警卫队是由希腊本土派的陆军军官指挥的。这些人士说，许多希腊军官离开他们的岗位，来尼科西亚等待雅典新政府的指示。

【法新社尼科西亚七月二十七日电】（记者：巴隆）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北海岸之后一个星期，塞岛第一天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局面。

在尼科西亚附近，土耳其人正在巩固他们在郊区的阵地，他们自从二十二日以来一直占据那些位于这个城市以北和东北的郊区的阵地。

这样一来，仅在一周之间，塞浦路斯的地图就大大变样了。土耳其在那个地区的控制区已扩大一倍，并已扩展到首都，促使一万多名塞浦路斯希腊族难民逃离那个地区。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七月十七日刊登记者戴维·豪斯戈在去喀布尔回国后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慢速度的革命》，摘要如下：

穆罕默德·达乌德今天在庆祝阿富汗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对于他执政以来的一年拿不出什么可以显示的东西来，只除了给人以这样的希望：也许还有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至今为止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去年推翻查希尔国王的君主政体的政变的发起者是年轻军官，他们多数是俄国训练出来的，许多人还是阿富汗共产党的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成员。他们由于少一个对部族人和保守的穆斯林教职人员具有影响力量的领袖，就转而支持了国王的姻兄弟，以左翼观点著称的前首相达乌德先生。

达乌德总统的当务之急一直是使自己摆脱这种依赖地位，建立他本人的力量基础。几星期前，他抢先压制了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和年轻军官内的极左翼的反对势力，逮捕了大约二百人（据在喀布尔的人目前的估计）。四月间，他在空军高级军官中间进行过一次更为严重的清洗，目标是共产党内的持反对态度的激进派。政府至今为止所承认过的唯一的一次密谋发生在去年十月（政府宣传这次密谋得到巴基斯坦的支持），结果是前首相穆罕默德·迈万德瓦尔自杀，包括空军司令在内的二十一名被告不是被枪决就是判了徒刑。

喀布尔市的情景反映了政府的紧张心情和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一队队作好准备的坦克完全公开地在前王宫（现在达乌德把它作为办公处）里面保持着戒备。在离开共和国成立纪念日还早得很

英《金融时报》报道 阿富汗政变一周年 《慢速度的革命》

的时候，各关键地点就已经布置了士兵，以防有人放炸弹。一度是自由的报界现在受到了限制，几乎只能刊登官方所宣布的东西。阿富汗人遇到外国人就避开。

达乌德总统难得公开露面，但是人们认为他的权力增强了。政府内部各派似乎把力量浪费在彼此反对上了。对于没有耐心的，主张强硬方针的年轻军官，一直给他们以犯错误的自由，而他们也正是这样做了。政变后不久，总统派了一百五十名这样的人到地方上去担任重要的职务。其中许多人对不慌不忙的乡村生活感到失望，回到了喀布尔，接着就被解职了。

同时，总统提升了一些搞技术的人，如任用穆罕默德·汗·贾拉拉尔为商业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法鲁克为计划部副部长。但是，政府的改组进行得很慢，成绩也很有限——对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作了些修补，腐败现象少了一些，订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私人投资法，通过税收增加了一些岁入。

由于雨季好收成和皮毛等传统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政府得到了一个喘息时间。但是，政府缺乏明确的方向，私营工商业摸不清达乌德总统所说的“有控制的经济”是什么意思。颁布宪法的诺言还没有兑现。抱乐观态度的根据是零零星星有一些迹象表明对改革——特别是某些政府部门的改革——增加了认真程度和决心。

喀布尔现在有一种猜测，认为在周年纪念日过去以后达乌德总统可能要从内阁里去掉特别无能的，只会空谈的人。他的政权将保持独裁性，但是，在高级军官的支持下，处于比较能适应人民的期望的地位，要不然，在中央委员会内部继续处于分裂状态而共产党人企图确立自己的力量的情况，就可能出现一个越来越危险的无所作为的时期。

中央委员会是政变后成文的，共有十几个人，主要是过去的或者现在的武装部队方面的人。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仍然超过内阁。在它的难得的几次公开出面中的一次，就是在六月初达乌德总统访问莫斯科时到机场送行和迎接的时候，它的地位排在最前面。

在一年来外交政策的实际执行中，达乌德总统访问过的国家只有苏联。他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担任首相时建立的老关系，特别是坚持不结盟这一点，重新起了作用。他利用了阿富汗同苏联和中国接界这种战略地位以及作为一个可以使伊朗和巴基斯坦感到不舒服的邻国，既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援助，又使人知道了阿富汗是不能忽视的。

苏联在过去二十年提供了大约十五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后仍可能是阿富汗的主要授援国。据外交部副部长瓦希德·阿卜杜勒说，最近俄国人答应把一亿美元的债务免息缓期十年偿还，而且将再提供大约五亿到六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政变后，军事物资（主要是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直升飞机）的供应加快了，不过据认为加快得不太多。由于苏联训练出来的人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多了，苏联的势力也加强了。不过苏联似乎并未表现出希望阿富汗进一步向左摆，也许是怕出现一个极端主义政府的话也许会比较难于对之施加影响，而又比较容易受中国宣传的攻击。

在冷战时代，抗衡力量是美国。现在不同了，在共产党国家以外的财政援助的来源看来最可能是伊朗和科威特。虽然瓦希德·阿卜杜勒激烈否认这一点。在训练军官方面，阿富汗正日益转向印度寻求帮助以代替苏联的帮助。同样地，印度人正被起用担任技术和经济顾问，在政府各部门里，印度人越来越显眼。

由于达乌德总统大叫大嚷地重新提出关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争论，新的双边协议的重要性已相形见绌了。喀布尔电台几乎天天都提到普什图尼斯坦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被占领”地区——言外之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占有半个巴基斯坦，版图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同阿富汗有密切的从属关系的自治国。副外长阿卜杜勒把布托的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里反对布托的活动称为“解放战争”。

按照达乌德总统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所作的口头宣传，他的目的似乎是作为帕坦人和俾路支人的保护者，从而把他的影响扩大到阿富汗境外。从长远来看，他可能抱有建立一个其边境向南延伸到海边的大阿富汗的美梦。俄国人大概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大概是无法实现的美梦。

外 报 电 道

苏发努冯会见七名万象军队高级将领

【路透社万象七月二十七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苏发努冯亲王今天同一批将领们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这些将领是他的部队在最近的老挝内战中作战的对象。

观察家们说，这次会见将有助于加速在老挝打了十多年仗之后实现和平和和解的行动。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对本报记者说，所以举行今天上午的会见是为了要促进巴特寮和右派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这是苏发努冯亲王在今年四月份从老挝东北部桑怒的巴特寮总部回到万象以后第一次会见他以前在军事上的对手。

举行这次会见是亲王主动提出的，地点就在万象中央市场附近他的住宅里。出席的人有：乌敦·萨内·尼空将军，他是国防部的总局长，同时是万象最富的家族的一员，那个家族是巴特寮长期以来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

出席这次午餐会的还有奔彭·马蒂帕拉中将，他是有六万人的老挝军队总司令，这支军队是在站在前万象政府一面同巴特寮作战的过程中发展到目前这样的力量的。

出席的还有万象军事长官，陆军总监和三名副将。

【法新社万象七月二十九日电】苏发努冯亲王和七名历来属于右翼的将领在周末举行了会见，政府的报纸《老挝新闻》今天称这次会见是“有历史意义的”。

一位权威人士说，这次会见是在非常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见在苏发努冯亲王为他们举行的便餐之前和饭后进行，共约三个多小时。巴特寮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别的人参加这次会见。苏联驻这里的大使馆几个月来一直想要促成这次会见。

外 报 电 道

南越第二大城市岘港附近发生激战

【合众国际社岘港七月二十七日电】战地军官们说，越共部队今天在南越第二大城市以南十三英里的地方与三千名政府援军发生激战。

南越北部军区司令吴光长中将乘直升飞机赶到战场亲自督战。并从北部调来援军参加在岘港附近进行的这场战斗，但是他们立即遭到共军的抵抗。

军官们说，大约四百名越共通过了通往主要战场（岘港西南二十五英里）的所有地方公路并封锁了这些公路。在今天的战斗中，共军攻占了岘港西南十三英里处两个各

【法新社特拉维夫七月二十五日电】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阿隆今天动身去伦敦进行私人访问，然后于周末飞往华盛顿同国务卿基辛格会谈。

阿隆离开利达机场时说，他希望同基辛格就“非常广泛的”问题进行会谈，不过，恢复日内瓦中东和会将是会谈的中心问题。

他说：“我们不想使局势僵化，而正在努力争取在会谈中取得有控制的进展，以便逐步朝着实现一项解决办法迈进。”

耶路撒冷消息灵通人士说，阿隆将提出在以色列政府提出的关于两个国家——“一个是以统一的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以色列

有三十名民团团丁守卫的前哨阵地，同时一个被放弃的村庄被火烧掉。

政府军指挥官们对伤亡人数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

据说过去一周中的伤亡惨重。

【美联社西贡七月二十七日电】西贡司令部说，越共破坏分子今天炸毁了南越的在战略上最为重要的桥梁之一，使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岘港同北部沿海断了联系。

这座桥梁位于一号公路上，这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军民两用公路。

西贡司令部副首席发

言人杜越说，这座桥梁长四百公尺，宽六公尺。他说交通已经中断。北部沿海一带和岘港地区的战斗现在已进入第十天。

西贡司令部还说，北越和越共部队在中部沿海平原一带和中部高原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南越官员说，共军司令部发动这些进攻的目的是切断这个国家的交通线，扩大北越和越共控制区和用恐怖及破坏行动打击阮文绍总统的政府。

越共声称，他们在岘港以南不远的北部地区的战斗中消灭了一千多名西贡部队。

越共军方发言人周登声称，越共解放了德育县城周围地区的一万三千个村民。

越共还说，西贡政府把德育县城和周围地区作为在越共控制区发动抢夺地盘的行动的主要军事进攻基地。

【路透社西贡七月二十七日电】军方人士说，在共军向中部高原的一座孤立无援的县城发动地面攻击十二小时后，同该县城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该县城恐怕今晚已失陷。

这些人士说，波来古省军区司令部没有能够同由一营民团守卫的县城芒布恢复无线电联系。芒布在过去两天遭到猛烈炮击后于今天当地时间三时遭到地面进攻。

旦河十公里（六英里）的地方。总理说：“我们将同意一项起作

用的而不是关于地理位置方面的脱离接触协议”。他解释说，他计划让“以色列军队留在约旦河畔，而把大部分被占领土的民政管理交给约旦政府。”

拉宾说，他不接受人们广泛拥有的看法，即：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一以冲突的中心问题。

他说，根本问题是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由于“阿拉伯世界离开埃及的指导就不能朝着和平或战争采取任何一个步骤”，因此，以色列首先必须同埃及谈判，然后再同其他邻国谈判。

阿隆赴美同基辛格讨论中东和谈等问题

拉宾称以色列打算在约旦河西岸保持军事力量

国，另一个是在以色列东部的约旦—巴勒斯坦国”——的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这些人士援引阿隆的话说，他“没有带着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计划”去美国，但是，这位部长今天在机场说，他的行动将以他的政府“已表明，积极的和公正的”立场作指导。

【德新社特拉维夫七月二十五日电】尽管出现了水门事件的最新事态发展，阿隆还是决定去华盛顿，“因为，尼克松总统虽然面临困难但是他已表明，他紧紧掌握了对外政

策，特别是中东政策”。阿隆在利达国际机场对记者说，他在十天的正式访问中还将就下阶段的中东和平努力——拟议中的日内瓦会谈——和其他问题举行会谈。

【法新社特拉维夫七月二十六日电】拉宾总理今天在这里说，以色列政府准备把它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交还约旦政府，但是，打算在约旦河西岸保持军事力量。

拉宾在单独接见《新消息报》记者的谈话中说，他的政府对脱离接触计划“不感兴趣”，这个计划要以色列撤到离约

【本刊讯】日本产经

【本刊讯】纽约《群报》（中文）五月二十七日一期刊登龙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卖身到美国作农奴》，摘要如下：

这个故事，藏在我心中已有好几个月了，一方面想早些揭发出来，让海外同胞们知道，形成舆论对台湾官方有所抑制，二方面又恐怕牵连其中的朋友，他可能受到台湾官方在岛内的压迫或报复。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仍然把这件事写出来，一则为了受了欺侮的同胞吐口气，二则是觉得这不是一桩偶发或单一的事件，它的发生和台湾官方的意识形态，一贯的作风相关。下面的故事依照我的朋友老林的叙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来，为了当事人的安全，在人名，地名上我作了一点修改，但整个事情都是真实的经历。

去年秋天，我服完了兵役，捧着报纸的求职栏在台北奔走了二、三个月，终于找到了一个日商投资的小药厂中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在药厂中，我只是挂着大学毕业的牌子，到处磕头作揖作些推销日本成药的工作而已。

突然，有了一线光明，一位和农会有往来的同乡告诉我最近为了响应“蒋院长”的号召发展农村经济，农复会将和美国四健会合作，考选一批青年人到美国实地学习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农机使用。这批青年人回来后，在农复会辅助下将到农村去从事农村发展的专业工作。我出生农家，自小对农作有很大的兴趣，参加联考时糊里糊涂地分到药学系，可是对农业的兴趣一直不减。同时据农复会的规定，报名的资格只是限于有志农业工作，略通英文，我就抱着尝试的心理报名了。

经过一连串的笔试，口试，我居然考上了，为了参加准备出国的讲习会，我毅然辞去了药厂的工作。主办讲习会的人员对我们真好，他说不但我们赴美的来回机票由美方负责，将来有三个月的时间在马里兰大学讲习上课，学杂费全免，更令人兴奋的是，将来在美国实习一年三个月的时间，由美国一些热爱我国东方传统文化的农友招待我们吃住，甚至我们在他们的农场中实习时，他们还坚持要付给我们每月有三、四百元的实习工资呢！算起来每月有台币一万五、六千元，这是何等优厚的待遇，我们在台湾作梦也赚不到如此高薪呢。美国人真是慷慨大方，名不虚传，怪不得大家都要往美国钻，那真是遍地黄金的富有人情味的好地方呢。

两个月前，我刚结婚，妻子又怀了孕，可是为了留洋赚大钱，将来回来又可以从事故乡的农业建设的美梦，使我心中希望之火熊熊燃烧。在妻子的声声叮咛中，我毅然决然地咬着牙奔向我梦中的金元王国来了。临行之时，我还特地作了两套高级西装，又买了一大堆古色古香的工艺品。西装是准备接受美国热情的农友宴请时穿的，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太土气。工艺品虽然昂贵，但是作为这些热爱中国传统的农民的礼物一定是受欢迎的。何况人家还要招待我们吃住，送点礼是绝不能小气的！

大约在去年九月底左右，我们总共约三十余人，与农复会，四健会签了自愿赴美学习农技，参加实习工作的合约。然后搭机来到华盛顿城。农复会在美的代表及美国四健会人员都来机场欢迎我们，经过三天的讲习后，大家在美国四健会的安排下，每组一人或两人的被分发到各个美国农友的私人农场去，先实习工作一年，每隔三个月大家到华盛顿城集会检讨学习情况，等实习完毕之后，再到马里兰大学集中受三个月的短期训练。

我和一位同学，老许，一块儿怀着兴奋的心情搭着四健会的车子来到马里兰西部一个农场。招待我的农民詹金斯是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大汉，还没有结婚。他们一家三人，一男两女都是同胞兄妹。他们的住屋十分宽广，好象有十

间房间。不过詹金斯说他那两个妹妹都喜欢安静，不愿和陌生人交谈，所以他安排我们住在仓库旁边旧拖车上住，伙食也要我们自理，不过四健会的合约，他会每月按数付给我们买食物的费用。这和我们原先期待的状况有些不同，但是也无所谓，于是我们赶紧道谢，就把行李拖到那小小的拖车中去了。拖车很小，大约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我们两个靠边睡，东西放在床底下还可以。时是美国的深秋，天气已相当冷，我们就穿了毛衣，抱着毯子迷迷糊糊的睡了第一晚。次日天色未亮，詹金斯已来催促我们起床，他说我们的实习工作早已计划好了，每日早上四时起床，到牛栏中挤牛奶，然后喂牲畜，打扫畜栏。到八时我们有半小时的早餐时间，八时半我们随他到田间去操作，晚上五时回来后，我们负责清理农具，擦洗机器，再喂牲口。大约要到八时我们就可以回到拖车上休息，用晚餐了。当然，中午我们可以有一小时休息时间，我们可以使用自己准备的三明治。看来，工作是安排的非常紧凑。不过我们想，既然来实习工作，又拿人家的工资，当然该多作些事了，学会了使用美国的农业机械，将来回台湾也是为家乡繁荣打基础，互相这样勉励着开始上工了。

虽然工作十分繁重，辛苦，可是我们俩都规规矩矩的做好了。詹金斯除了吩咐我们工作外，很少同我们交谈，他那两个妹妹更是难得见到，只是每星期日她们盛装打扮上教堂时，才打个招呼。我想这也许是他们刚好不喜欢交谈，态度虽冷淡，我和老许都没放在心上。

每天晚上，我和老许一块煮食，为了节省，我们总是取用最便宜的食物，詹金斯对我们这种节省作风倒是十分夸奖。他还一直说到月底他会连同实习工资和伙食费一同付给我们，我和同伴都觉得不好意思，再三称谢。

由于工作辛苦，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八点放工回来，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每次我都是九、十点钟时，伏在床上，就着那盏小煤油灯来写家信，这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在信中，我预计以目前的节省方法，我们除了吃，似乎没有其它的费用。我们自己洗衣服，互相剪头发，如此每月工资可以全部存下来，一个月少算一点，约有三百元的话，一年就有三千六百美金了，将来回台湾这就是一笔财产了。不但可以为妻子和将出世的宝宝买点衣物，我也可以向农会申请贷款，连同这笔钱买个铁牛，回家乡好好搞自己的农田，展望未来，真是一片美景。

终于第一个月底到了，这一个月是我平生工作最辛劳的一个月，我们每天埋头工作，和外界没有一丝儿联系。

那天詹金斯把我们两个叫到他家中，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到他的住宅内，里面陈设不错，客厅里还有许多书报。詹金斯首先要我们把每周买食物的收据给他，四周加起来约有一百二十元，他非常高兴，立刻开了张一百二十元的支票给我们算是伙食费。可是原先四健会的职员说是每人每月七十五元。因为想省一点，多几块钱也可以买点小东西寄回家去。不料他如此斤斤计较，我们省吃了一个月，却又被他扣去了，老许很客气的提醒他四健会的规定，可是詹金斯却说实报实销，不能多了。我们也不好意思争，想想还是不必计较了。詹金斯于是又开了两张八十五元的支票给我们两人各一张，说是第一个月的工资。这一下子，我们两个都呆了。在台湾时农复会的人不是说每个月有三百到四百的工资吗？想想这一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早上挤牛奶，搬肥料，白天在田间操作，晚上回来还要清扫畜栏，名为实习，其实是替他做杂工，一个月来，农业机械没摸到过，更谈不到学习操作

技术。詹金斯见我们两个人没反应，很不高兴地说什么你们作工就是值这么多，象你们这种落后地区来的农夫能吃的饱已是天大的幸福了。他满脸那种轻蔑不屑的神色，令人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原来他是把我们当作来讨饭吃的可怜虫，他们全家那种不打交道的作法原是不看不起我们，他们以为施舍了这些工资，我们就该感激涕零作奴工来报答。

这样又熬过了痛苦异常的三个月，詹金斯的态度愈来愈凶横。我们又想家又气愤，尤其是我常常失眠，开始头痛起来。有一天实在痛的厉害，连续三、四天无法入睡，不知如何是好，想打电话给弗吉尼亚的老同学张信雄，也许到他那边去休养几天。与詹金斯说了好几次，他才应允我用他的电话。

信雄来了。我和老许迫不及待地把所受的委屈都向信雄倾吐了。信雄又是惊，又是恼，又是怒，他坚持要找詹金斯理论。他说美国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的限制，我们在法律上是绝对站的住脚的。可是詹金斯却拒绝和信雄谈，他说我们签了四健会的合约，他也付了钱，要理论去找四健会，信雄立刻要我们理行李同他一块离开。他带我们到华盛顿去找四健会人员理论。不顾詹金斯阻拦，我们终于离开了。次日我们到达了华盛顿。信雄气愤地同四健会的人员叙述了我们所受的待遇，那位职员却说农场工作本来就是辛苦的，你们不能吃苦还谈什么学习农业技术。同时仔细地向信雄解释合约的规定，表示这是台湾的农复会与他们签定的规定，如果我们不实习完毕我们将负责赔偿一切飞机票，讲习会费，有关办事费用等等，加起来有一千多美金了，他还说已

共同社道 《首相表决心, 赌以党的命运谋求措施》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九日电】题：首相在议员全体会议上表决心，赌以党的命运谋求措施

自民党二十九日在国会内召开两院议员全体会议，桥本干事长作了关于党的形势的报告，然后，首相于参院选举以后首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政见。

田中首相对在参院选举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表示遗憾，同时强调说：“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即使支持自民党的票数减少一半，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政策已由量移到质上来了。必须在下届国会到来之前提出赌以党的命运的措施。即使豁出我本人的议席，也要负起这一责任。”并表示要致力于今后的政治的决心说：“如果说暂时离开总裁职务为好的话，那也可以，我已

考虑到了这一点。”全体会议此后转为秘密会议，藤尾正行发言说：“向国民表明政见，是负责政党的职责。”要求在本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桥本干事长说：“无此必要。”重申了没有发表施政演说的想法，议员全体会议宣告结束。首相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当谈到负责政党自民党的现代化问题时说：“不花钱的选举，改革选举制度，政治资金等问题，现在不应仅仅是讨论的阶段，而是必须实行的时候了。国民中存在着不满也是事实，有必要在国民面前提出具体措施。”在谈到限制政治资金问题时强调说：“募集比国民协会还要多几倍资金的进行政治活动的团体也应该予以限制，但尽管如此，

经有人半途离开回台湾去了，照数赔偿了四健会的有关费用。他再三安慰我们，表示他可以帮忙再替我们分发到别的农庄里去。这时候，我们才了解到那张合约的严重性，原来我们签的是一张一年半期限的卖身契约呀！

老许家中经济状况还不坏，所以他决定搭机回台湾去了。可是我怎有能力筹出这笔赔偿费呢？我们也见到了农复会驻美人员，他表示农场工作早已签定，不能悔改。如果算上我们的交通费，农复会为我们办的讲习会费用，其它代办手续行政费用等，算起来我们也相当于一个月三、四百美金的工资了。他劝我们要忍耐，不能闹翻脸，在美国打官司翻案是不成的，因为即使我们不必在美国履行合约，就是回到台湾，这张合约依然有效。我们回到台湾也要负法律责任。这么一说，大家都慌了。原来以为我们只是上了四健会的当，现在才知道农复会也在他们那一边。谁敢和农复会打官司呢？我们还是要回台湾的，那边有妻儿，亲人。为了将来的谋职生活，为了恐怕台湾的“治安机关”替我们加帽子，说什么在国外反对政府，为了自身和亲友的安全，我们敢和农复会争吗？我只有听从四健会替我作的另一次分发了，只希望这次的农庄主人不会象詹金斯那样歧视苛刻我就好了。

临行，我握着信雄的手，求他不要为我强出头，我还有家人在台湾呀。也求他不要写信回家讲，传到妻子耳中，她若知道我在万里之外受这种委屈，不是会难过死了吗！只求时间似电，早早熬过这一年的时光，早早回家和家人团聚，现在这一年的奴工生涯就当作一个漫长的恶梦吧！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我们知道仍有二十多位来受训实习（可能还有别的同胞也在同样情况下）的骨肉同胞也同样受了骗，在忍辱含泪地作奴工呢！

却存在着党和政府没有作出最后判断的事实。有必要弄清事实，求得国民的谅解。”

另外，在谈到本届国会上不发表施政演说的问题时说：“我知道存在着不满，但政府没有预定提出议案，所以，我不处于要求发表施政演说的地位。因此，不发表施政演说。”

此外，首相联系到会期问题说：“如果临到编制预算再召开国会，则可能引起行政瘫痪。”重申要有充分时间，以便由政府 and 执政党结成一体，把作了充分准备的问题提交国会审议，当前，要专心致志地拟定解决物价问题的措施。最后说：“要在下届国会之前提出赌以党的命运的措施，我将负起这一责任。”

日本《产经新闻》消息

《通产相批评三木的自民党改革方案》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九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通产相批评三木的自民党改革方案》。摘要如下：中曾根通产相为了进行讲演，二十八日访问了石川县，当天会见记者，就不久前三木武夫所提出的自民党改革方案发表了强烈的批评意见。他说，要使党成为替劳动者着想的具有国民性的有组织的政党，那么，三木方案显然是一个退步。我感到失望。对于三木改革方案，福田起夫很快地就表示了支持田中政权的重要态度，还是第